

三通考輯要

第二函
第十冊

據浩博綱領宏該元以來未有纂述明王圻起而續之體例綽綽遂使數典之書變爲兔園之策終明之世無能改修豈非以包括歷朝委曲繁重難於蒐羅而條貫之哉我

皇上化洽觀文道隆稽古

特命

博徵舊籍綜述斯編黜上海之野文補鄱陽之巨帙合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議論彙爲是書大抵事迹先徵正史而參以說部雜編議論博取文集而佐以史評語錄其采取王圻舊本者十分不及其一至於考證異同辨訂疑似王書固爲疎陋卽馬書亦略而未詳茲皆本本元元各附案語一折衷於

聖裁惟於郊社宗

廟內析出羣祀羣廟廣爲二十六門此則仍馬氏之舊例變通而匡正之者也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恭校上

凡例八則

一書契已來通史之著者唐杜佑作通典宋鄭樵作通志司馬光作通鑑通鑑詳於理亂興衰典志詳於典章經制尙已馬端臨仿杜氏成規離析其門類增廣其闕略撰文獻通考爲卷三百四十有八爲門二十有四治天下之道不外理財用人王者富教旣行人才旣得則一代之文物聲明粲然具舉故其次第節目如此今奉命續輯自宋甯宗詔明莊烈帝貫穿五朝條分件繫體例門目悉遵其舊

一馬氏所著詒其宋之嘉定明臣王圻起爲續考二百五十四卷門類頗多增擴然識解乖駁援引蕪雜往往因類遞推駢枝錯出如河渠以作地險原非僅資灌溉經流通塞或可自立專門以附水利田之後則舛矣封建馬氏不載異姓圻書於宋末泛及異姓外戚并李璫陳日照外國封爵且以魏了翁文天祥之空言續馬書

藩鎮俱不免買榮求益之謂若輿地考馬氏以九州爲綱原以郡縣可遷山川不易故以禹蹟所統爲準而上下沿泝之圻書專主明之郡縣繫遼金元故迹於其下則綱領倒置矣至於忠孝節義道統方外之屬各史自有類傳端臨所謂無庸參稽互察爲者增輯尤爲冗贅其書誇多炫博諸如此類舉無足取間有一二可從者亦采掇所不遺要無悖於馬氏原例而已

一馬考體局完整未易訾議而亦有疏略失當者如宗廟考私親條以唐之章懷四廟與漢之悼戾定陶並列一則情篤本生一則禮隆儲嫡雖彝典略似而尊卑較殊今於追尊追祔各廟外別析出太子廟列諸侯宗廟之前入羣廟考說見下條體例始協帝系考附載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尊號冊寶天子納后冊后冊立皇太子皇太子納妃公主受冊公主下嫁各儀此五禮中之嘉禮也入之帝系門轉爲牽混當循王圻續考之例移入王禮又遼金事蹟實與宋代相終始當時南北分疆文獻不足通考一書成於宋末元初咨訪多所不逮故輿圖沿革止詳宋地遼樂八部僅存踏鎚今諸史粲然具備蒐討會通可以彌縫其闕較原書益精審焉

一本館前進

皇朝文獻通考稿本仰蒙

聖明指示以端臨宗廟考附入歷代帝王及臣下家廟於體

例未安當別立羣廟門館

臣既遵

旨析編復推釋

聖意以郊社考於郊壇大祀後附以八蜡五祀各

小門其義例亦未爲盡善因析出高禘八蜡五祀先農先蠶及雜祠淫祠別爲羣祀考庶典有尊崇禮無旁瀾今五朝郊社宗廟亦依此類編以歸畫一

一馬氏作錢幣考以銅適用而通行原以錢爲主有宋中葉始有交子會子嘉定以後復有川引湖會之法然鈔法敗於金源至元專用鈔而錢幾廢明初鈔法雖壞而使用則猶與錢並行今纂述各朝錢幣自金以下先鈔而後錢以時尙爲變通不必從馬書次第至象緯考祇言占驗不詳推步日月薄食星辰凌犯往來皆可推算而得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較之占驗實信而有徵故言天文者必以推步而後精言人事者亦以推步而加警今續考不廢占驗之說更詳推步之法庶相爲表裏云

一歷代設官有因有創或名同而實異或職是而稱殊如遼之官號多以國語裕悅視三公多囉倫穆騰視禮部伊勒希巴視刑部金之光祿寺寄宣徽院元之都護府卽大理寺明革中書省而殿閣大學士其後遂爲宰輔之職他若給事中自唐以來主封駁金爲內侍寄祿之官則有合於漢少府將作二監元則互易其掌若此之類因流溯源無不可詳其沿革仍仿馬氏列目而以各朝建置分屬於下其增省異同或別類臚陳

如元明之太醫

院明之上林苑無可附屬則增立其條

或因文移隸

如殿中監衛尉卿之職已分綴各條則節省其目

各詳加案語使之燦若列眉至官暨執役宮廷原

不得襲溷班聯妄假名器謹遵前奉續通典

聖諭存內侍省官稱以明其職使而品秩中階銜則槩從刪

汰

一馬氏以文獻名書經史百家爲文名臣奏議及先儒評讚爲獻蓋謂杞宋足徵鄰貺有藉然端臨生南宋播遷之末又未窺金匱石室之藏見聞終爲淺狹我朝右文稽古皇上敕儒臣采輯永樂大典並仿求遺

佚彙爲四庫全書瓊笈琅函無美不備以遼金元而論則正史外如契丹國志金國志元典章諸書均資采錄明則集禮會典而外一代之實錄具存禮樂刑政詔諭疏奏無不可按歲而稽簡編之完富互古未有今以四庫總目校覈端臨經籍考宋代之書其未及著錄者尙多旣爲一一補輯而敘述四朝以來或刪併舊目或更易新名有稍變馬氏原例者一以四庫全書爲準其散亡者則不錄

一自宋以後諸家經解史評奏稿文集不乏體要之辭足裨考證之助我 皇上御批通鑑輯覽議論正大

洞燭古今迥非墨守諸儒所能窺見毫末允足垂萬世之法戒今各門中有關涉 聖論者敬謹節錄以昭

彝訓而警曠聳遼金元三史人地官名作史者未諳音譯妄肆詆謫今各名業邀 欽定更正續考悉

遵詔改書仍於卷尾備載舊名以便尋繹至王圻所書廟號年號漏躡百出茲就各卷中年號之初見者冠以某宗字樣餘卽不書廟號以省繁複

欽定續文獻通考輯要總目

田賦考卷一

下

原卷一至卷六

錢幣考卷二

原卷七至卷十一

戶口考卷三

原卷十二至卷十四

職役考卷四

原卷十五至卷十七

征權考卷五

上

原卷十八至卷二十四

市糴考卷六

原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七

土貢考卷七

原卷二十八至卷二十九

國用考卷八

原卷三十至卷三十三

選舉考卷九

原卷三十四至卷四十六

學校考卷十

原卷四十七至卷五十

職官考卷十一

上

原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四

郊社考卷十二

原卷六十五至卷七十六

羣祀考卷十三

原卷七十七至卷七十九

宗廟考卷十四

原卷八十至卷八十四

羣廟考卷十五

原卷八十五至卷八十六

王禮考卷十六

原卷八十七至卷一百

樂考卷十七

原卷一百一至卷一百二十

兵考卷十八

原卷一百二十一至卷一百三十四

刑考卷十九

原卷一百三十五至卷一百四十

經籍考卷二十

原卷一百四十一至卷一百九十八

帝系考卷二十一

原卷一百九十九至卷二百五

封建考卷二十二

原卷二百六至卷二百九

象緯考卷二十三

原卷二百十至卷二百十五

物異考卷二十四

原卷二百十六至卷二百二十八

輿地考卷二十五

原卷二百二十九至卷二百三十六

四裔考卷二十六

原卷二百三十七至卷二百五十

臣等謹按

欽定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卷乾隆十二年奉

敕撰馬考斷自宋甯宗嘉定以前宋

欽定續文獻通考輯要卷一上

山陰湯壽潛鑒先恭輯

田賦考上等謹按馬考田賦考載唐虞以來至宋甯宗歷代田賦之制而附以水利田屯田官田凡七卷明王圻續考於馬氏原目外復增入黃河三卷太湖三江一卷河渠三卷夫河濱江湖本以作地險通漕輸爲大雖實有資於灌溉而美利之在天下非特田賦已也王氏以其有關於田賦遂別增名目凡經流之境通塞之故一切闕入據之體例殊爲未安今謹依馬氏舊式自宋甯宗以後逮於有明詳稽史籍輯爲續田賦考六卷王氏所增各卷有與田賦相涉者則摘載水利目內其餘槩行刪去以歸簡當

歷代田賦之制

宋甯宗嘉定二年三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 七月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麥種十月命兩淮轉運司給諸路民稻種 先是孝宗淳熙六年十一月臣僚奏比令諸路帥漕督守令勸諭種麥歲上所增頃畝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惟衡永等數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時播種免其歲上增種之數庶得勸課之實七年復詔兩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帥漕臣督守令勸民種麥務要增廣八年十一月輔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麥田雖墾無種若貸與貧民猶可種春麥臣僚亦言江浙旱田已耕無種於是詔諸路帥漕常平司以常平麥貸之四年四月以吳曦沒官田租代除關外四州旱傷秋稅 時臺甯知衢州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甫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黃疇若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用

錢爲民代輸兩年後知成都府爲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別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至理宗端平初趙以夫知漳州時丁米錢久爲漳泉興化民患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詔可其奏度宗時常憐知廣德軍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憐以代屬縣大農綱欠

八年六月命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有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左司諫黃序奏兩澤愆期地多荒白知餘杭縣趙師恕請勸民雜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責輸則非徒無益若使從便雜種多寡皆爲己有則不勸而勸民可無饑矣望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

十年婺州舉行經界初八年趙愚夫知婺州嘗行經界整有倫緒而愚夫報罷士民相率請於朝乃命趙師岳繼之至是魏豹文代師岳爲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之戶實田隱爲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創庫匱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書田縣主簿陳耆卿奏曰經界良法也經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耳并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有田則有賦役田有多寡則賦役有重輕今乃有田愈多而賦役愈輕者無田而賦役反重者稅之厚薄當視其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產今田之頃畝初不見於簿而物力之貧陌獨載於簿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稅簿二者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遇撥造不過以往年陳籍轉鈔升降出沒既莫得詳鄉胥里豪始

得株連姦僞爲牢不可破之計故有一戶而化爲數十戶者有本無寸產而爲富室承抱立戶者有虛爲名籍以避科斂稍久而成乾沒者逃絕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減上下歎愁莫知其弊之所自邑令之有意者思欲釐正之細民吐氣而大姓則忿然不懌三歲一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請乞下諸路官吏申嚴推排之法其出入規避者重置憲典每歲攢造必選一邑佐之清強者躬督其事旣成則併舊籍上之郡郡復委僚屬研覆之有訴不平或得其實官吏俱從收坐庶幾賦役均一牒訟稀簡吏稱職而民安業誠非小補也

十六年八月詔州縣經界毋增紹興稅額 先是高宗紹興十二年命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措置經界要在均平至是乃命毋增紹興舊額

十七年閏八月申嚴兩浙諸州輪苗過取之禁 至理宗寶慶元年七月又詔諸路州軍受納苗米不許過數增入多量斛面令轉運司覺察時曹叔達知袁州減秋苗斛面米七千四百餘斛紹定四年九月右正言何琮奏戒飭州縣已蠲闕租賦不許科督苗米不許增量監司察其違戾許民越訴甚者以贓私論必罰無赦從之是年罷泉州包納上供銀 泉州舊爲台信建昌邵武包納上供銀大爲民病知州宋鈞奏乞各從初賦從之陳耆卿代上嚴劄子曰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各輸粟與帛而官俸之輸錢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銀錢而其禍酷於二稅者閩之郡八其最甚曰泉州漳瀕海民多艱食永春德化安溪三邑介處窮谷正賦窘無以辦況其他乎稽諸故常每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總納上供銀兩一萬五千六百蓋爲本州

金定額文房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衣縑之助蠲半之後惟廣信僅僅取足二郡則否自乾道至開禧已積逋十五萬匹爲錢七十五萬緡前此守臣雖聞於朝然止及三年逋欠之弊未及本州科斂之弊也祖例產錢一緡以上合輸銀錢無官民之分也其後祝聖道場及逃絕戶得免其後一命以上咸得免又其後士凡薦於天府而籍於太學者咸得免免者愈衆則科者愈寡於是以官戶士戶合科之賦盡併於貧弱之家貲不滿百例行科配厥價微踴每兩科至二千八百正錢之外有頭子錢有帶鈔發納錢有綱脚暗脚等錢民無所措則有淪落奔遁咨怨呼號而已夫三州之民民也泉民亦民也彼不之輸而此代受其害何忍乎開禧初有旨嚴趣逐郡照元定色目應副矣而積壓如舊今請以三州銀額撥回俾之認納而本州衣縑自行措置縱未能然亦當爲七邑下戶痛絕前擾而均之有品秩者之家貲不滿貫而科及額外者必罰無赦則遠民可以息肩矣

理宗紹定二年詔民間二稅合輸本色不許抑令折納倍數取贏令臺諫監司覺察 先是寶慶元年十一月幹辦諸司糧料院趙彥覃進對奏州縣折色病民帝曰纖悉如此殊失愛民之意宜速處之三年四月趙至道奏郡縣之官不許勢要合納官物凡勢要之家不輸戶內常賦守倅增數解發倍償折納分差巡尉下鄉催擾並以違制論豪戶不卽改正隱寄之產爲人首告如條科制從之至淳祐四年四月詔兩浙漕司下屬部郡邑今年夏稅折帛之半令民以楮幣準錢供輸又以謝奕化折納苗米價太重戒飭之仍貸義倉充軍費以免科糴度宗咸淳三年九月詔郡縣折收民田租厚直取贏者論罪五年八月復申其禁

詔州縣催科必遵常制縣令非才擇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許差官復寄居權攝 時臣僚請詔諸路曹司嚴察屬縣丞簿依時過割二稅從實銷注版籍違者按劾故有是詔至三年六月臣僚又奏乞戒飭郡守痛革稅賦之弊從之至咸淳七年八月陳正請釐正催科之害弓手下鄉之擾亦命依行

端平三年正月詔勸農桑 自孝宗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復業宜先勸課農桑令丞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守倅部內植二十萬株以上並論賞至是復有是詔

嘉熙二年三月詔四川帥臣招集流民復業給種與牛至淳祐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難官以其曠土權耕屯以給軍食及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券明析者所在州縣屯官隨卽歸還其有違戾許民越訴重罪之

淳祐五年三月詔戒吏預借抑配重催取贏 詔曰時方多事念未能蠲租減賦而吏之不良乃肆貪虐或前期預借或抑配重催斛面取贏或厚價抑納腹毒吾民朕深憫焉其令監司常加覺察務蘇疾苦而銷愁歎儼隱而不聞必罰無赦 監察御史陳求魯奏曰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二稅本大厯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尙爲病民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至於再至於三至於四五竊聞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爲姦公私俱困臣謂今日救弊之策其端有四宜采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義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

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
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可瘳矣 謹按預借最爲民害雖詔蠲民賦而惠歸吏胥
以民已先期輸納也嘉熙中倣漢制以今年減明年田租其法甚善然借至三四年雖先蠲一年何益哉
六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請限民田從之 方叔言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
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識者懼焉夫百萬生
靈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
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
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兼併寢盛民無以遂其生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乞論二三大臣撫臣僚論
奏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天下幸甚

九年正月詔兩淮荆湖沿江曠土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官司不得分收制帥嚴勸諭覺察 宋自南渡後兩
淮荆湖類多曠土高宗紹興二十年四月置力田科募民耕兩淮田二十六年四月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
南土皆膏腴而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襁負至而無開耕之地也請凡
荒閒田計人勸佃戶部議以二年未墾者卽如所請京西路如之十月用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授離軍添差之
人江淮湖南方田人一頃爲世業所在郡以一歲奉充牛種費仍免租稅十年丁役二十年孝宗乾道四年詔

楚州給歸正人田及牛具種糧錢五萬緡時知鄂州李椿奏荒田請佃者開墾未幾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卽逃去今欲召人請射免租三年三年之後爲世業三分爲率輪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輪歸業者別以荒田給之七年六月詔兩淮墾田毋創增稅賦九年淮南安撫使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賞格募人開墾荒田給官告綾紙以備書填及官會十萬緡充農具等用以種糧不足又詔淮東總領所借給稻三萬石淳熙五年詔湖北佃戶開墾荒田止輸舊稅若包占頃畝未悉開耕詔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徧耕者拘作營田其增稅劃田之令勿行九年著作郎袁樞奏兩淮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旣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至是乃命從便耕種

寶祐二年十二月行自實法 殿中侍御史吳燧言州縣財賦版籍不明近行經界旣已中輟欲令州郡下屬縣排定保甲行自實法詔先令兩浙江東湖南州軍行之次年帝問自實法施行何如丞相謝方叔等奏自實卽經界遺意雖當檢制吏姦寬其限期行以不擾而已轉運副使高斯得曰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方叔大魏卽爲之罷

景定五年行經界推排法 始行於平江紹興及湖南路遂命諸路漕帥皆施行焉至度宗咸淳六年八月以郡縣行推排法虛加寡弱戶田租害民爲甚令各路監司詢訪急除其弊八年六月臺臣言江西推排結局已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久葺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尙在占候常役爲害無窮詔罷之 謹案宋史賈似道傳似道既行公田又行推排法於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推排之法紀志不詳時監察御史趙順孫奏言自實者責之人戶則散漫而難集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所以朱熹主經界而闢自實是推排卽前此經界法也而司農卿季鏞奏則言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算姦弊轉生久不訖事若推排之法則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略公平者釐正田稅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是推排又與經界不同二說互異大約時方急財賦故屢變其法以爲箕斂之實其實擾民生事不特無益於民亦且無益於國其弊與公田等耳

遼太祖時分北遼甯額爲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 初皇祖伊德實爲大德呼勒府額爾奇木喜稼穡嘗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蘇呼爲裕悅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及帝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農事以戶口滋繁糾察疏遠乃分二部治之

太宗會同元年三月將東幸三冠言農務方興請減輜重促還期從之

二年閏七月罷南北府上供及宰相節度諸賦役非舊制者 十月以烏爾古部水草豐美命諤爾昆錫林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 三年十一月詔有司教民播種紡績

九年七月詔徵諸道兵戒敢有傷禾稼者以軍法論

聖宗統和六年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戶於檀順薊三州擇沃壤給牛種 時帝嘗過薊城見伊寶阿爾威部下婦人達年等黍過熟未穫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遺民棄業禾稼棲畝宜募民種之以半給種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民力凋敝田穀多闕於邊兵請復今年租

七年六月詔燕樂密雲二縣荒地許民耕種免賦役十年 至十三年六月詔許昌平懷柔等縣諸人請業荒地十五年二月詔丕勒部曠土令民耕種三月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租賦十年

十年八月觀稼仍遣使分閭苗稼 十二年七月遣使視諸道禾稼觀穫又興宗重熙二年八月遣使閱諸路禾稼 十二年十月定均稅法

十三年正月增泰州遂城等縣賦詔諸道勸農 至十五年正月又詔諸道勸民種樹太平八年正月又詔州縣長吏勸農

開泰元年詔田園蕪廢者給牛種以助之

興宗重熙二年通檢民田 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耆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爲均平時馬人望爲南京三司度支判官檢括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道宗太康六年十二月減民賦 時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馬人望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

十五萬斛遼之農穀至是爲盛

十年二月禁南京民決水種秔稻

遼史食貨志曰遼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口以定賦稅聖宗以後沿邊各置屯田易田積穀以給軍糧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之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閑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賦公上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閑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並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征俘掠人戶自置鄆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頭下惟酒稅赴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爲二等也遼地半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穫及其時黍稷高下因其地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自初年農穀充羨振饑恤難用不少靳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此無他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 謹案遼史文簡略農田租賦所紀寥寥故官田水利田事俱不及詳然觀統和免賦十年之詔太康南京決水之禁則知當時官地除屯軍外大槩與民共之而隄防水道嚴決引亦以慎蓄洩也

金租稅法官地輪租私田輪稅 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爲九而差次之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紆其期一月章宗泰和五年以十月民穫未畢不可遽令納稅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